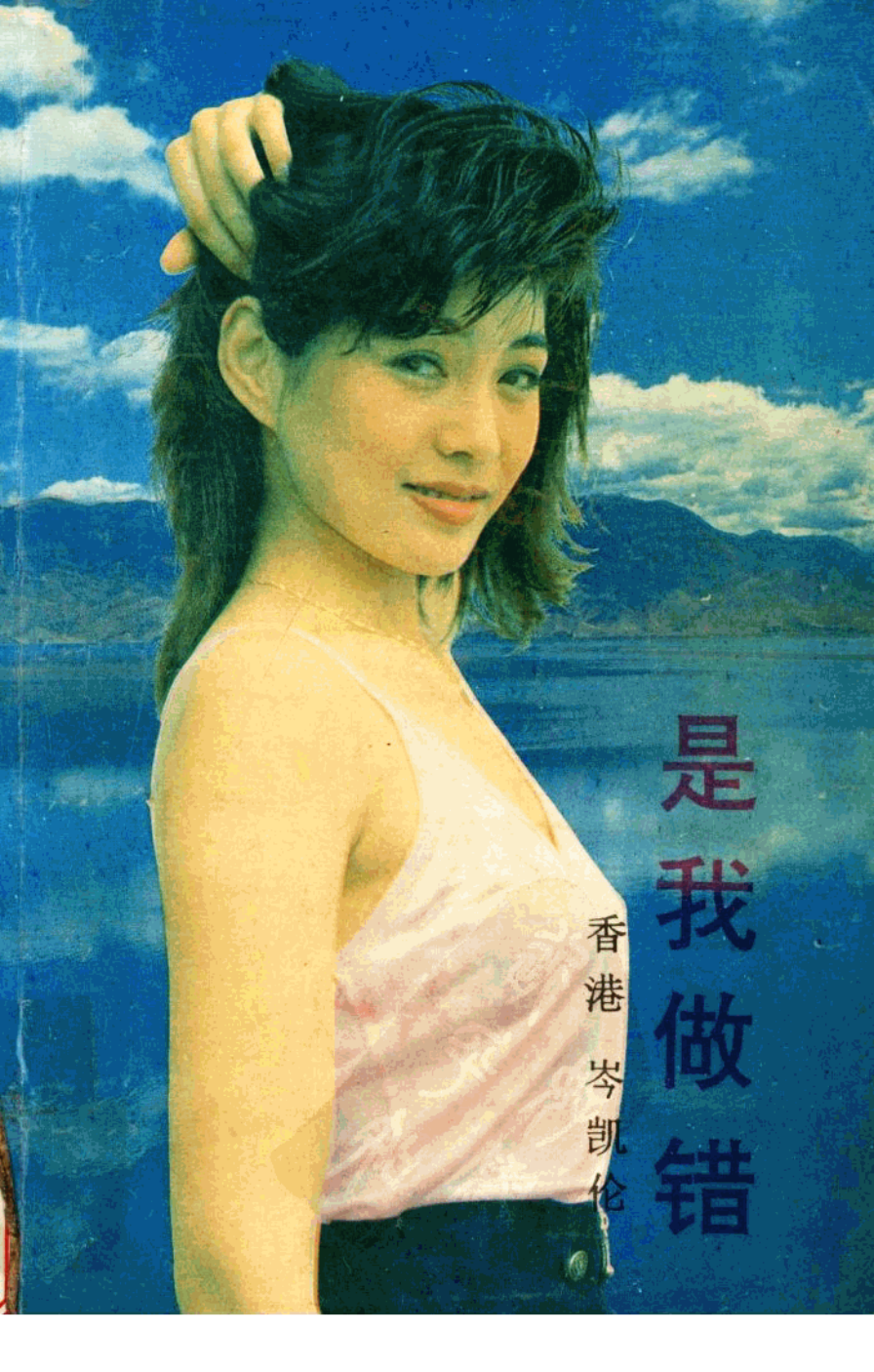




是我做错

香港 岑凯伦

内 容 提 要

一个充满悲欢离合，使人为之感伤又这之欢欣的故事。

美艳如花的大姐于平，生母是一个 50 多岁还不得不接客的老妓女。养母的三个孩子又被养父为了还赌债一个个的卖掉。为了养母的遗愿，于平找回三个失散的弟妹。而找回的弟妹，又是那样的不成器。二妹的自私、三弟自卑、大妹是妓女，一个接一个的麻烦。使于平付出了全部的爱，然而又有谁能爱这个永远在付出的女孩……

目 录

- 1 十个男人九个爱 (1)
- 2 把你的假胸罩拿下来 (15)
- 3 到底是 26 岁的女孩了 (29)
- 4 你就这么不小心爱上个女孩吗 (44)
- 5 不准说“妓女”这两个字 (59)
- 6 如果没有人在，我会吻你 (74)
- 7 这是刹那的感觉，不要说出来 (88)
- 8 谁来爱我 (103)
- 9 她和他在做一件永不后悔的事 (117)
- 10 每一个人都不敢相信 (132)

身高六尺一寸的周大卫，很久没有享受过，坐在马桶上，右手抽烟，左手看报的顺畅滋味了。

周大卫笑笑，第六版的条小新闻——

旅美脑科博士周大卫前天返台，今将演讲有关——

正要摔开报纸，周大卫的视线被一条寻人广告拉住了。

“于凡、于普、于通，我们是你们的姐姐于平。看报后请立即联络……。”



旧式的红木雕刻家具，加上虚无缥缈的中国山水画，睁开半只眼睛就知道，这是个完全不受西方文明蚀食的中国家庭。

周大卫从厕所出来，换了一身铁灰的西装，站在这间中国式的客厅，活象来了个外人。

“爷爷，爸爸，妈，都上桌啦？”

周大卫坐上自己的位子，端起稀饭。

“阿祖，演讲别忘了把我们中国人那套医药老方子加进去，吃点酱菜，我教你妈腌的。”

说话的是周大卫的祖父——周清河，一个开跌打损伤武术馆，有各种千奇百怪、祖传秘方的老头，是个顽冥不化，连皮鞋都不肯穿的老头。

“爸爸，阿祖讲的是脑科，把中国的老方子加进去，不伦不类。”

周仁义，周大卫的父亲，才说了几句话，周清河的眼珠子就瞪过来了。

“等我死了，这种话你再开口也不迟，分明是个中国人，给阿祖取个洋名字，仁义，我告诉你，28年来，我对大卫这个名字，耿耿于怀气难消。”

周大卫嬉皮笑脸的，赶快做个圆滑的判断者——

“爷爷，我也不满意这个名字，不过，爸爸喜欢嘛，做儿子的就不能反对罗，孝嘛，中国人不是讲究孝嘛。”

周清河满足地拿筷子，打了下周大卫的脑门。

“墙头草，两边倒，明天起早点，太极拳你多久没练了，在美国，我看你手脚都没动过。”

周大卫一口咽光稀饭，又盛了一碗。

“爷爷：好吃呀，果酱、奶油、面包，腻的我快疯了，爷你，刚刚上厕所，看了条寻人启事，有学问，平凡普通，姐姐叫于平，她登报找弟弟妹妹，照秩序来的于凡、于普、于通，哎呀，时间来不及了，爷爷，爸爸，妈，我得走了。”

周大卫扯扯领带。

周仁义讨好地对70岁了还声如洪钟的父亲，半炫耀地：“爸爸，阿祖这身西装料子是我亲手挑的，穿在阿祖身上，说他拿八个博士，人家都相信。”

周清河看也不看，咬了口酱菜。

“西装革履，衣冠禽兽。”

周仁义想反驳，老婆陈素用手肘一撞，周仁义的种种

不满，随着稀饭下肚子里去了。

□ □ □

小小的酒会，算是西药厂商，巴结这位年轻脑科专家的一项形式。

于平匆匆进来，签了个名，转身要走，撞到拿着酒杯的主客——周大卫。

“对不起，弄脏了你的西装。”

周大卫毫不在乎地笑笑，露出一口好牙。

“西装革履，衣冠禽兽，我叫周大卫。”

神色匆匆的于平，有趣地笑出来，伸出手。

“原来是你，常这样调笑自己吗？我叫于平。”

周大卫夸张地望着于平，握着手。

“你叫于平？今早蹲在马桶上，我还看到你登的寻人启事，该不会是巧合吧？平凡普通，好名字，你爸爸一定是个哲学家。”

笑容着的于平，收回手，笑容象被狂风卷掉了：

“我爸爸是个酒鬼加赌徒，对不起，我有事，没时间参加这个酒会。”

于平说完，整个人，又被一阵狂风卷走了。

生得一口好牙的周大卫，那口牙，就一直露着，傻瓜似的，原地不动。

□ □ □

于平车开到一户陈旧破落的违章建筑旁，50多岁的宋美玉，已经穿上她最登样的衣服，站在那等了。

于平下车，面对干皱皮肤上，打了层厚粉底 of 宋美玉，十分客气地：

“请问宋小姐吗？”

宋美玉晃了晃拿皮包的手，笑得露出长年经过烟薰、发黑不齐的牙。

“什么宋小姐，人家都喊我宋姨，这张脸是骗不了人的啦。”

发黑不齐的牙，和那张干皱的皮肤，说起话来，带着沧桑的豪爽，与不拘泥的诚恳。

“可以走了，20分钟就到了。”

宋美玉自己开车门，一屁股挨下去，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皮包，拿出烟来。

“本名叫于凡，对不对？”

于平一边倒车，一边感激地点头。

“是叫于凡，21岁。”

宋美玉吐出一口烟，神情舒畅地又露出不齐的牙，手往自己大腿上一拍，语态一副恨铁不成钢。

“你昨天电话里说，妹妹被送走的时候，你才5岁，你不知道她现在的样子有多讨人喜欢，腰是腰，屁股是屁股，就是胸部扁了点，那张脸，十个男人见了九个爱，我劝了她几年，叫她改行，别再卖了，她呀！”

宋美玉又深吸了口烟。

“你不知道你那个妹妹，讲不听的，我说我来负担学费，叫她去念个夜间的补校，白天找个正经工作，将来不说嫁人哪，做什么，讲出去都好听点嘛，嘿，她不要，死说活说，她就是不要，该转左边那条巷子了。”

宋美玉吸烟、吐烟，始终是那张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另一只手，指挥着。

“也不能怪你妹妹啦，我自己还不是，年轻的时候，一跌进坑里，是想爬出来，但爬出来，到哪去赚那么多钱，干粗活又苦，唉！一拖五十多了，总算还有些老客人，否则别说抽烟，连吃饭钱都没有。”

于平一直保挂专心倾听的笑容，心里却努力勾划于凡21岁的长相。

“停了，停了，就这。”

于平刹车，正礼貌地伸手欲替宋美玉开车门，宋美玉已经叼着烟，自顾自地下车了。

“四楼，你妹妹住四楼，我陪你上去。”

于平刚想表示感谢、婉拒的微笑，宋美玉象个老朋友似的，搂着于平的手臂，就上去了。

上了四楼，宋美玉有点喘。

于平心中勾划的妹妹——于凡，终于出现了。

21岁的于凡带给于平的第一感觉是失望的。

十个男人九个爱，于凡是漂亮。

但于平是多么期盼一张纯洁、无邪，带些少女情怀的神采。

站在于平面前的于凡，厚粉，蓝眼影，枣红的唇色，两边面颊，被腮红沉重地包围。

最让于平气馁的是，一根烟叼在于凡涂满滴血红般的指甲间。

“登报找我干嘛？”

象一支冷箭，于平还来不及开口，于凡已经摔也不摔地明射过来了。

“我来接你回家。”

“家？”

于凡老练地喷着烟，瞅望了于平一眼。

“这就是我的家。”

宋美玉生气地用指尖点于凡的额头——

“怎么那么不知死活，你姐姐好不容易找到你，希望安排一个新的生活给你过，你看你那副吊儿郎当的德性，别在你姐姐面前抽烟。”

于凡象对个同龄的老朋友讲话似的，不领情地朝宋美玉吼。

“你干吗那么多管闲事带她来？报纸上那几个字我不认识，我叫小月，没兴趣回去当什么于凡，于凡只不过是身份证下印的两个字，对我没意义啦！我喜欢叫小月！我喜欢当小月！”

于平难过地望着于凡，难过地看着于凡杂乱的屋子，只有一间卧房的屋子。

“跟我回去吧，于凡，妈妈世了你你知道吗？我是长姐，妈妈临终，要我把你们都找回来。”

于平努力让唇角有笑容，努力让那笑容，充满爱心，充满情亲，充满一点减少距离的幽默感。

“你还记得吗？你下面有个妹妹叫于普，再下面是个弟弟叫于通，如果全找齐了，就是平凡普通，有意思吧？于凡，换件衣服，跟姐姐回家。”

于平的幽默感，没有打动于凡，于凡似不屑般，拉拉地摊买来的廉价睡衣肩带，的确胸部是有些发育不良状。“不回去就是不回去啦！什么平凡普通，你觉得把这四个字凑起来好玩的话，另外找别人啦！”

于平求助地望宋美玉。

宋美玉象个妈似的，开骂了起来——

“小月，不回去以后你就不要认我宋姨！吴妈妈那边，只要我一句话，你要卖都没地方了！我给你 30 分钟的时间！整理几件端庄点的衣服，跟你姐姐走，其他那些露肩、露胸的全部仍了！”

宋美玉的影响力，比于平磕头都管用。

于凡心不甘，情不愿，将床旁的旧脏布帘一拉，在里头换衣服了。

宋美玉象完成了一桩心事般，点了根烟。

于平研究地望着宋美玉。

宋美玉？宋姨？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三吼两叫的，于凡就乖乖地从命，自己说了半天，又是笑容，又是恳求，听在于凡耳朵晨，象放了个不声不响的屁。

旧脏布帘拉开了。

于平看呆了。

那发育不良的胸部，象从整形医院回来似的，高耸地裹在露肩的紧身 T 恤上。

宋姨又开骂了。

“小月，我刚风怎么讲的？这是你姐姐，要带你回到一个好环境！肩膀漂亮呀？换掉！”

于凡的怒意，牵挪到目瞪口呆的于平脸上。

“看什么看？肯跟你回去，已经够委曲了，要不是宋姨，我理都不理你！顺不顺眼随你便，我小月喜欢这么打扮。”

宋美玉还要再开骂，于平连忙阻止。

“没关系，她肯回家就好。”



“你蛮有钱的嘛。”

于凡朝客厅四周瞄了一圈，拿出烟。

于平接过于凡似扑了层灰的箱子。

“要不要看人替你布置的房间？顺便洗个澡。”

于凡朝地毯边弹烟灰，边跟着于平走。

总算有点笑容流在于凡的脸上了。

于凡象得到礼物的孩子，摸摸全新的化妆台、小茶几，再摸摸全新的床。

“可以躺一躺吗？”

于平听到要求的声音，于平尽力地使自己的表情亲切、温和。

“当然可以，这是你的卧房，右边的小门进去，是个人浴室。喜欢这个房间的颜色吗？”

又躺又滚的于凡，又露出笑容了，带点稚气，带点不敢置信。

“粉红是我最喜欢的颜色，真的是我的房间？”

“特别为你设计的。”

于凡抱着枕头，略友善地瞅着于平——

“你干吗要找我？”

于平苦涩地笔笑，往茶几旁的沙发坐下。

“妈妈临终要我把你们都找回来。”

于凡耸耸肩。

“我妈长么样子？”

于平站起——

“我拿照片给你看。”

于凡手一挥。

“不用了，问问而已。”

于平失望地看于凡将脸用力贴枕头的样子。

“你宁可抱着枕闲，不愿看妈的遗照吗？”

扔开枕头，于凡取了根烟——

“她跟我什么关系？不满一岁，就把我卖掉。”

于凡声音毫无爱与怨，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象吐出的烟雾，没有生命的飘动着。

“14岁又被养母卖去当妓女，要不是宋姨拉我出来，我还在过一天接几十个客人，有事没事挨鞭子的日子呢。”

泪在于平眼眶打转，14岁？多干净洁白的年龄，多需要爱与呵护的年龄。

泪转出了于平的眼眶。

于凡视若无睹地抽着烟。

“掉眼泪呀？不必了，我14岁那年以后，就没掉过眼泪了。眼泪？眼泪能干嘛？一根香烟都买不到。”

稚气的笑容，转为沧桑的世故。

于凡的神态，于凡的语音，于凡抽烟的姿式，不是21岁，比26岁的于平还大，还老。

“于凡，不要恨妈妈，卖掉你的不是她。”

于平一边拭泪，一边等着于凡来问答案。

抽烟的于凡不在乎似地冷冷一笑。

“我才不管谁把我卖掉呢，反正挨鞭子的苦日子都过去了，我现在爱接客，就接客，不高兴，就去看电影、租小说，接客的钱，一毛都不被剥削，全进我口袋里，你晓不

晓得？我那些姐妹帮里，我还是会头呢，每个月聚聚，收收会钱，喝，快活得很哦。”

心口被酸与痛绞着，于平泪不止地流落。

“于凡，愿不愿意详细告诉姐姐，从你有记忆以来的一切生活？”

于凡声音冷酷地——

“我讨厌看人掉眼泪，有记忆以来的一切生活都告诉你？你有兴趣听，我没兴趣讲。”

泪象奔腾的瀑布，母亲去世时，于平都没有这么多量的泪水。



一套太极拳下来，周大卫汗流、气喘。

周清河象轻松地刚散完步。

“爷爷，你呀，老当益壮，我不行了。”

周大卫一边喘，一边服输的表情。

周清河狠狠地拍打周大卫的背。

“挺直，在美国念脑科，把背给念驼啦？”

拭着额角的汗，周大卫报千秘密似的，英挺的单眼皮，露出几分喜意——

“爷爷，昨天演讲完，参加药商替我开的酒会，我碰到平凡普通那个叫于平的，哗，还好我没女朋友，值得追哦，长相就甭提了，那个气质跟个性呀！”

周大卫对周清河使了个暧昧的眼神。

“爷爷，你再年轻几岁，保证你跟我抢着追。”

周清河大白眼一翻。

“我传给你的那套中国老方子，你丢到哪去了？回来才

不到两个月，就跟我谈女人？”

周大卫又露出他一口又好又白的牙了。

“爷爷，从小就崇拜你的啦，忠心不二，没忘掉，要不要考一考？爸爸生我的嘛。他要我读医科，又要我到美国，我能反抗嘛？”

周仁义带点恭敬出来了——

“爸爸，吃早饭了，吃完早饭，大卫得赶到医院去，第一天当主治医师，迟到人家会说话。”

周清河看也懒得看周仁义。

“喊阿祖，什么大卫，又不是外国人，你自己先吃吧，中药铺不开门啦？赚钱、赚钱！拿了个洋博士，阿祖捧着大把钞票淹死你！”

一句话都不多说，周清河离开有棵百年榕树的大庭院。

周清河一走，周仁义父亲的威严拿出来了——

“大卫，不是我反对你祖父，我们祖传的那套出不了头，我把了一辈子脉，捉了一辈子药，病人永远是那几个，吃不饱，饿不死，你给我争口气，不出两年，你名望也有了，钱也有了，周家靠你打江山了。”

周大卫无趣地拍拍肚子。

“第一天不能迟到是你说的，这里饿了。”

夸张地露出饥饿的表情，周大卫逃难似的，赶忙进屋去。



这一觉睡得极舒适。

于凡活了 21 岁，从没有一间光线柔和，色调优雅，枕

头，床单那么软，触感那么好的床。

香甜地趴着，隐约中，客厅传来争头的嘶喊与悲凄的叫声。

于凡翻了个身，嘶喊与悲凄的呐声，愈来愈强烈，愈清晰。

“十万块你都拿不出来吗？”

“拿出来是害你！”

于凡一边恨那嘈杂声，一边好奇地要去认识那个要钱的沙哑声。

外套也不加一件，于凡那身地摊廉价的露肩睡衣，就开门出去了。



“今天不拿十万我不走！”

于学龙大摇大摆，坐在小羊皮的沙发上。

麻木般的于平，嗓门难过夹杂着紧持的抗拒。

“这也算是你的家，你可以不走，但我不会拿钱出来，一毛都不会拿！”

于平凄厉地望着于学龙，眼神索命般，完全没注意穿着睡衣的于凡。

“妈妈去世不满百日，你尽过一天丈夫的义务吗？财博喝酒！回来对妈妈不是拳打脚踢，就是满口粗话！”

于平厉声地嘶喊——

“妈妈去世你人在哪里？妈妈下葬，你掉过一颗眼泪吗？下完葬，你第一句话就是要钱！”

于学龙冷哼的一笑——

“教训我吗？你那么同情你妈，下葬那天，你怎么不跟

她一块走呢？”

于平咬牙切齿地一个字、一个字吐。

“我答应妈妈把于凡、于普、于通找回来归宗，如果没有这个承诺，我跟她一块去！”

掏出皱皱的烟，于学龙点燃，抬头冷哼地要说话，看到穿睡衣的于凡。

“你是谁呀你？”

于凡瞅望，声庸懒地——

“我还没问你是谁呢，睡的正舒服，被你吵醒，干吗？来讨债的呀？”

外套一脱，于平快动作地包住于凡露肩的睡衣。

“进去！不要穿这样出来！”

于凡将外套一扔，一屁股往小羊皮沙发坐下，须手点了根烟。

“他是谁？”

于平沉默地几近羞于回答。

缓缓吐了口烟，于凡又问一遍。

“他到底是谁吗？”

羞于回答的于平，垂开脸。

“他是你爸爸。”

跷腿的于学龙，笑得眼角尾全挤在一堆了。

“颇有乃父之风，嗯，很象我于学龙的女儿，叫于凡是不是呀？”

于凡怯了片刻。

于平拉于凡，命令地。

“你进去！我不喜欢看着一对堕落的父女，一大早就对

抽烟，进去！”

于凡吊儿郎当地摔开于平手。

“原来我还有爸爸，请问贵姓大名？”

于学龙朝于平，展露讽刺的声音——

“于平，你本领不小嘛，送出去 20 年的女儿，还找得回来，有这个本事，怎么不多孝敬、敬教你这个三天两头，向你伸手，可怜的爸爸呢？”

象否定于学龙这个人般，于平轻视、失望、憎恨地指着大门。

“除了血缘关系！我不承认你是我父亲！现在请你出去！20 年不见的女儿！看在死去的妈份上，请你给她留个好印象！”

于学龙暴怒地跳起来。

“明天我再来！承不承认是一回事！你是我女儿！你有义务供养我！”

砰地一声，于不龙出去了。

于平虚瘫地后着脸，声衰虚地——

“于凡，把睡衣换掉，反你那些衣服扔掉，我带你去整理头发，购置适合你年龄的衣服。”

于凡突然无声地虚靠着，紧紧抱着头。

一抬头，于平才注意到，昨天浓妆艳抹的于凡，脸色蜡黄。

于平冲过去。

“于凡，于凡！”

摸摸于凡，于平惊愕。

于凡满头虚汗，冒个不停。